



#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ZHE SHI YI PIAN SHEN QI DE TU DI

梁晓声◎著

我紧紧的抱着她，  
放声大哭



新华出版社



#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ZHE SHI YI PIAN SHEN QI DE TU DI

梁晓声◎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/ 梁晓声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011-9295-3

I. ①这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20219号

##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---

作 者: 梁晓声

丛书策划: 要力石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顾峰军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马文丽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3.2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295-3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**温馨提示:**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  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  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3969

---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2000年后新作

- 恐 吓 / 3  
突 围 / 13  
贵 人 / 25  
民 选 / 76  
回 家 / 122

### 处女作

- 美丽姑娘 / 149

### 成名作

-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/ 163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代表作

父 亲 / 195

母 亲 / 225

###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

又是中秋 / 265

### 对话录

答《海上文坛》 / 349

后 记 / 361

著作目录 / 3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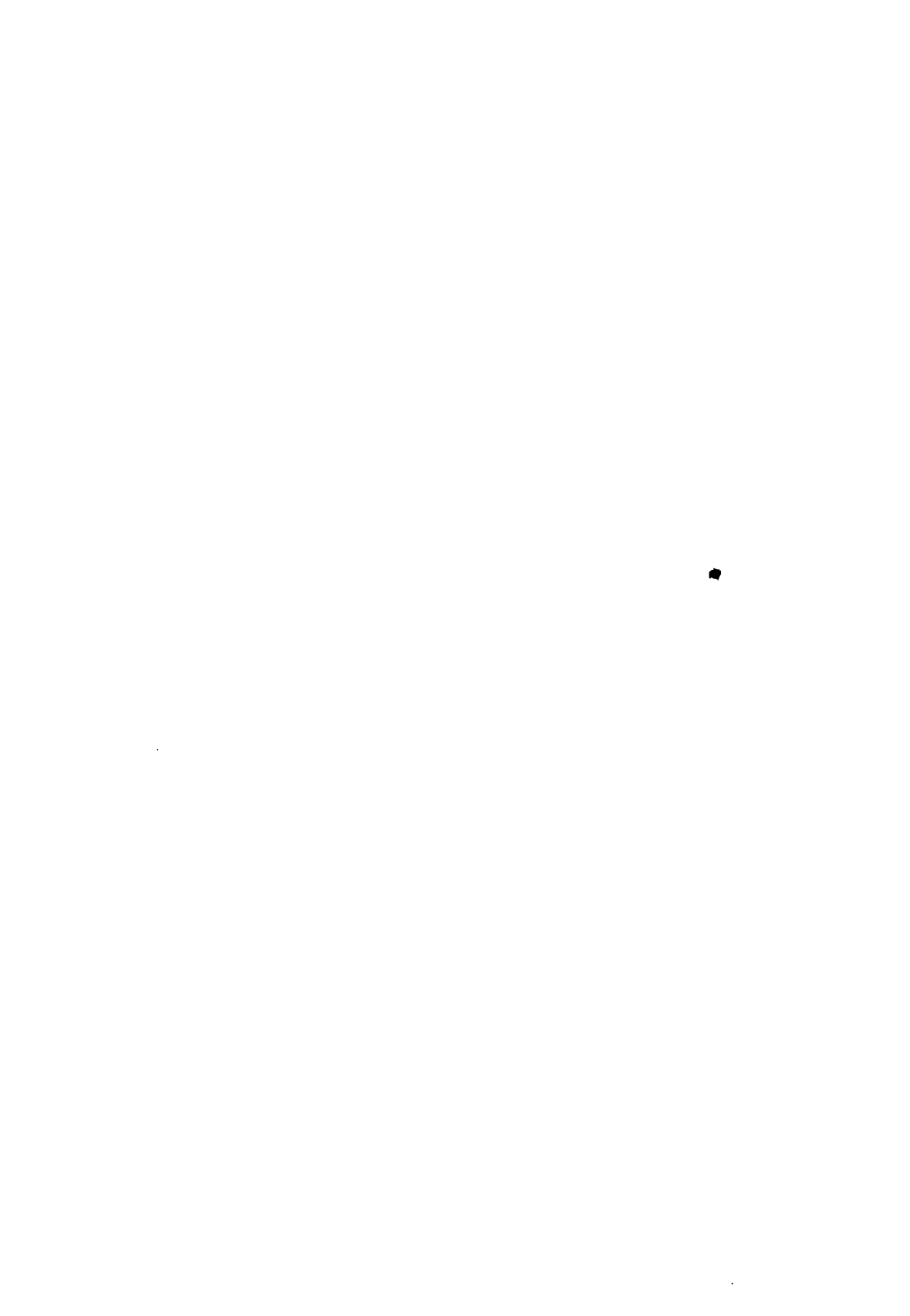
大事年表 / 364

小 传 / 366



# 2000年后新作





## 恐 吓

“又是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

“有啥子好看的。”

“让我看看嘛！”

“有啥子好看的嘛！”

于是，两个男人互瞪着，如同怄气似的。

确切地说，他们还是青年。一个二十四岁，一个二十一岁，先后从四川到北京闯人生。他们彼此兄弟相称。同吃同住，不是手足，胜似手足。起码，在别人们看来是那样。

二十四岁的，是“哥”的那一个，先到北京来的。初时辗转于北京的建筑工地。活重，体格弱，没干多久便吃不消。幸而，经人介绍，当了一条小街的扫街人。小街是一条经有关部门批准保留下来的早市街。每日六七点钟至九十点钟，摊床紧挨摊床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。十点一过，脏杂物遍地，不但须专人清扫，而且务须及时清扫。在他之前，已然换了十余名扫街人。

外地人到北京打工，倘沦为扫街人，心理上皆是很不平衡的。他们难免会作如是想：他妈的北京人，阳光底下，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，老子不是天生给你们扫街的！……

这么一想，他们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气不打一处来，他们的眼





## 这是一片神奇的 土地

ZHESHU YIPIAN SHENQI DE TUDI

就故意看不到，手中的扫帚就故意不扫干净，东一下西一下，马马虎虎地打个明面儿而已。那是很糊弄事儿的一种扫法。于是，有关方面就找街道干部，严厉训斥：“怎么？光知道收钱呀？早市明天取消了吧！”

于是，街道赶紧地就换扫街人。

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被“炒”了的。

但是后来的并不比被“炒”的扫得仔细。

每月才四百元钱，凭什么得给你们北京人把整条街扫得干干净净？！

但二十四岁的“哥”倘不能成为那条小街的扫街人，那么只有回老家了。

“每月四百元，爱干不干！”

人家不拿正眼看他，仿佛早已将一概的外地人看透，不愿和他啰唆半句的样子。

他低声说：“我不嫌少，我干。”

“每天扫两遍。试用半个月。试用期没钱。”

他低声说：“行。”

他的妻正在老家坐月子，期待着他能多少挣一笔钱回去。他四处碰壁，除了在北京当扫街人，已别无选择。

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。

那十天里，他将一条小街扫得分外清洁。多扫一帚，是累不着一个人的，少扫一帚，也并不意味着占了什么便宜，纯粹是心理问题，是怎么想的问题。十天里，他同样受到过此问题的纠缠——我只不过是被北京人雇来扫街的，非是被他们雇来扫堂屋的。这么一想，他手中的扫帚就越着路面扫了。眼见有碍观瞻的脏物漏扫过去，心气儿却反而顺着点儿了似的。可转而一想，不行啊，不是由着自己性子来的事呀！我不能白扫十天被辞退了呀！虽然只不过是份扫街的工作，但对我太重要了呀！……于是退回两步，重扫了几帚……

十天后，街道上的人对他说：“那么就是你了，留下吧。”——态度比初见他时和蔼多了。

他转身走时，街道上的人叫住他，问他住哪儿。

他吭吭哧哧地告诉人家，他已无住处。

“这叫什么话！怎么可能没住处呢？总该有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吧？”

对方狐疑起来了。

他只得实话实说，告诉人家，他十天里就是垫块纸板，夜晚睡在街头的小树林里。

“你这手臂……你捋起袖子……”

他遵命捋起了袖子，胳膊上一片红包，夜晚被蚊子叮的。

“等发了我工资，我一定租地方住……”

他惴惴不安起来。

“说得轻巧，那怎么行？还有二十天呢！”

对方大动恻隐之心，抓起电话，当着他面，为他联系了一个住处，并带他去。那是一家粮店旁的一小间空屋，原本是夜晚看守粮店的人住的。由街道上的人替他一砍价，粮店每月只象征性地收他一百元。

于是他连住的地方也顺利解决了。那时他内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份对北京的感激。

两个月后，他扫街的工作稳定了。小街上的居民对新来的扫街人很满意，街道干部们亦然。于是他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——“扫街的小张”。两个月间，他天天将粮店周围也扫得干干净净。粮店方面过意不去了，不仅免了他房租还每月给他开二百元。于是他有了第二职业——粮店看守人。粮店方面还在那小屋安了一部电话，以防真有盗窃情况时便于他报警。街头有树林的地方是一处居民们晨练的所在，风常将塑料袋刮得挂满树梢，白色污染大煞风景。那社区公园起先归园林部门管理，后来承包给街道了，园林部门每月才给街道五百元，街道扣下一百五十元



管理费，曾以每月三百五十元雇人，却没一个人愿长干下去。一日街道上那人找到了“扫街的小张”，跟他商量，每月给他加二百元，希望他能连小树林的清洁责任也一并负起来。“扫街的小张”喜出望外，满口应承。街道上的人见他不计较，一时高兴，又松口每月给他二百五十元了。

于是，“扫街的小张”每月可有八百五十元的工资了。虽然年轻，但是他颇能豁得出自尊去，闲时捡些破烂儿卖，每月差不多又有二三百元的收入。

月底，几份钱都到手了，夜晚插了门，用块旧布遮了窗，在灯下点数钱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活得不那么沮丧了。

早市上那些摆摊的，未必谁都每月能挣一千多元吧？他天天亲眼见到小贩们风里来雨里去，为了挣钱叫卖得嗓子嘶哑了的那份儿不易。相比之下，他并不认为自己每月一千多元挣得更辛苦。北京人中下岗失业的也不少啊。如此一想，他认为自己实在是挺幸运的了。

“扫街的小张”证明了这么一条世间真理——其实，归根结底，大多数人活的只不过是一种想法罢了。人生但凡不在绝境中，况味稍异，想法随变；想法一变，人生能动也。

后来，同村的“弟”，就扑奔他到了北京，于是“扫街的小张”，在别人的叫法里，虽仍是“扫街的小张”，在“弟”的嘴上，却成了“哥”。甚而，成了“弟”在京的监护人似的了，无形中应对“弟”负有某种责任似的了。亲不亲，故乡人啊。何况，“弟”与“扫街的小张”之间还真的沾着那么一丁点儿亲，“弟”的一个小表叔，娶的是他的四表姐。当然，表叔也罢，表姐也罢，无论对于“弟”还是对于他，都是所谓“五服”以外的。

像成千上万进京打工的外地农村青年一样，“弟”也只能从卖苦力开始。“弟”天生的比“哥”强壮，却哪一处活计都没干多久。离开建筑行业是由于和人打架。离开送水站是由于忍受不

了老板娘支使奴婢般的眼色。再后来“弟”就患了一种病，说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就头晕。尽管，“太阳底下人人都是平等的”从大道理上来讲是绝对不错的，但一名进京打工的外地农村青年，若想找到份一会儿都不在太阳底下晒着的活计，谈何容易呢？那太超出“哥”的能力了啊！

一日，吃过晚饭，“扫街的小张”犹犹豫豫地开口对“弟”说：“哎，弟呀，你怎么打算的呢？”

“弟”长叹道：“哥，我可是扑奔你来的。除了你，我在北京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。你当初要是不大包大揽地复信说我来没问题，我是不会轻易就来北京的。现在可倒好，带的钱也花光了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弟”的话，听来竟有抱怨的成分了。

“扫街的小张”说：“钱花光了别愁。你若想回去，我借你路费。”

“弟”垂了头嘟哝：“那不得还吗？一分钱没挣着就回去了，我怎么还你呢？”

“那，咱们哥俩，不言借不借的了。我给你买火车票，我给足你路上花的钱就是了。”

“弟”许久未吱声儿。

“你若不愿回去，那现在也只好这样了——我让一份活给你。可你别嫌挣得少，还必须干得认真！”

“弟”渐渐抬起了头，两眼盈满感激的泪水。

于是社区公园那份活，让给“弟”了。

再后来的一天，“扫街的小张”就收到恐吓信了。他的信都寄至街道居委会，由他去取。那一天他收到两封信。一封是妻写的平安信，使他读了倍觉欣慰。另一封就是匿名的恐吓信，内中杀气腾腾的几行字，令他心惊肉跳。明明白白的一个意思是——从哪儿来的，滚回哪儿去！北京人的钱不是给他这种外地人挣的！北京人挣钱还难呢！



“弟”看了信后，一拍胸脯：“哥，别怕！有我呢！弟保证你不被人欺负！”

“弟”的话使他安心了许多。一想，也许是心气儿不顺的北京人拿他撒气，过会儿就不太当回事儿了。

然而此后，恐吓信接连不断了。内中的字，更加杀气腾腾，也更加令他心惊肉跳了。

他开始暗自庆幸有一个“弟”和自己同住着了。否则，那些匿名信会使他夜里做噩梦的。

“弟”渐渐看出自己的存在对于“哥”的安全意义了。

“弟”说：“哥，你不在乎不行呀！不定会有血光之灾的呀！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叫弟如何对嫂子交代呢？”

他说：“弟，我在乎得很啊！”

“弟”说：“你光在乎也不行啊，得有对策啊！”

他说：“弟，依你呢？”

“弟”就劝道：“哥，你钱也总算挣下了一些了，你回家乡避避凶兆吧！”

“那，我这几份活不是……”

“我替你！啥时你回来了，我……”

“扫街的小张”坚决地吐出了一个字：“不。”

“哥你信不过我？还怕我占了你的饭碗？”

“我是怕你没我这份责任心，让人‘炒’了，结果别人占了我的饭碗。”

“哥，我保证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心烦！”

那天晚上，“扫街的小张”，反复磨一把水果刀。磨得锋快。

“弟”看在眼里，明知故问：“哥，你磨它干啥？”

他说：“明天起我要带在身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他出门时，“弟”看着扎在切菜案上的刀问：

“哥，你不带它了？”

他平静地说：“不带了。如果我真用它伤了人，就算是出于自卫，我还能在北京待下去吗？”

“哥”睡在小屋靠窗的铺位，一拉开遮窗帘，就知天亮了，或是还黑着。几天后，他一觉醒来，拉开窗帘，骇叫一声，险些栽到地上——自窗的上方，在微明的天色中，一段绳系着一颗猫头。

“弟”，也立刻被惊醒。

“弟”看见那颗猫头，吓得变了脸色。“弟”赶紧把窗帘一扯。二人坐在床上，于朦胧之中互瞪着。

经久，“弟”苦口婆心地说：“哥，听我的劝吧！”

“哥”却说：“不。我要报案。”

“弟”长叹道：“你呀，哥啊，你咋就不听我的劝呢？”

“哥”吼：“你住口！”

“扫街的小张”当天虽报了案，但从对方的表情他看出，他的事儿在人家那儿，其实算不上什么案。

人家问他：“结过什么仇人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没仇人，只有恩人。”

人家说：“噢，那就谈谈你有哪些恩人吧，也算是线索。”

他说：“街道的同志，那条小街的居民，都是我恩人。他们不待见我，我根本干不长。”

人家朝他翻翻白眼，给了他这么一句：“你嘴可真甜。告诉你啊，别以为北京人就喜欢你这套！”

吃晚饭时，“弟”问：“报案了？”他说：“报了。”

“弟”说：“唉，你呀，哥，命重要，还是一份活重要？不就是替北京人扫街吗？”

他说：“对我，都重要。我也是在替我老婆孩子扫街。所以都重要。”

又几天后，他刚扫完街，正坐阴凉处歇着，街道上那位同



志，匆匆找到他说：“快回去！你弟出事了！”

在那小屋门前，他看见弟的双腕戴了亮锃锃的一副手铐。“弟”被推上警车时，也看见了他，幽怨地扯着嗓子喊了一句：“哥，我恨你！”

那些匿名恐吓信是“弟”写的，猫头也是“弟”那么弄的。“弟”的动机只有一个——吓他回家乡去，自己接他的三份活儿，挣他的三份工资。每月有稳定的八百五十元的工资，还有一间可白住的小屋，于是他成了被“弟”暗暗嫉妒的一个人……

嫉妒好比石头砸向窗子，玻璃上裂向四面八方的射纹，它们中有的可以直逼向王冠或亿万家产；有的，则只不过由一把扫街的扫帚引起。在人世间的底层，它们往往发生得那么俗恶，几近于荒唐。

那一颗猫头漂亮地长在派出所所长家的猫的脖子上。那猫是他们全家人的宠物。一位派出所所长家的猫，在自己的治安辖区内惨遭杀害，只要他发誓侦查出谁是凶手，那么他及手下人之侦查经验是一定够用的。

“扫街的小张”如梦初醒。这农村的青年一向并不吸烟的，那天他买了第一包烟。那夜他吸得仅剩几支。第二天他打听到了“弟”押在哪儿，前去请求释放，说一切只不过是他和“弟”之间闹着玩儿的。

公安部门的同志严肃地教训他：“闹着玩儿？那么他将别人的猫头剃下来也是跟别人闹着玩了？那么你报案也是跟我们公安部门闹着玩了？向你透个底儿吧，养猫人家的老太太昨晚已气死在医院了，你‘弟’犯法犯大了！”

他一时呆若木鸡。

“你知道你自己这叫什么行为吗？这叫企图影响司法审判！”

对方的表情、语气，仿佛在警告他——就你，一个在北京扫街的，也想替罪犯讲情？太把自己当人物了吧？

人家感动于他的诚意，允许他见了他的“弟”一面。

“弟”恨恨地说：“你把我彻底毁了！”

他哑口无言，觉得道理上，显然不是“弟”说的那么一回事；而事实上，又确是那么一回事似的。

“弟”又说：“你明明清楚我的心思，却偏装不清楚，逼我一步步犯了法。看你怎么告诉我家人！”

他冤枉地进行解释，说他根本不清楚“弟”的心思，一点儿都没往弟身上猜疑过。然而，任他诅天咒地百般发誓，“弟”又哪里肯信他的解释呢？

“弟”最后说：“我算把你这个人彻底看透了。你自私自利，六亲不认。你别在我面前假慈悲了！我杀了你的心都曾有过。就想用你磨快了的那把刀杀了你。一时没忍下手，才没杀你，杀了别人家的猫。”

他瞪着“弟”，听得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……

“扫街的小张”扫北京那一条小街的好感觉，这天被破坏得七零八落。

他在一个黄昏告别了那一条小街。走到街口，他不由得驻足回望。那一条小街，曾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份信心，也有过份憧憬。夕阳下，小街那么清洁。人行道上，柳丝静垂，柳叶沐浴着橘色的霞光。小街望去很使人留恋。它对它已有感情。他依依不舍，一步三回头。当他的双脚踏上家乡的土地，脚步竟有些畏缩不前。一想到“弟”那方面的远亲近戚们必将怎样地对他兴师问罪，他打了个冷战……

一个多月以后，在北京，在管辖那条小街的道路办事处里，正午时分，曾对“扫街的小张”印象颇好的男人，一边吃盒饭，一边浏览着一份什么《文摘报》。

忽然他的嘴停止了咀嚼。他使劲儿咽了一口，转身望着屋里另外三个人问：“你们猜小张怎么了？”

其中一人反问：“哪个小张？”





##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ZHESHU YIPIAN SHENQI DE TUDI

“就是……在咱们这儿扫过街的那个。”

“他呀。他怎么了？”

又有了一名扫街的人，干得也挺认真，他们都已把“扫街的小张”忘了。

“他的姓名见了报了。”

“唔？稀奇劲儿的！连他也见报了？快念来听听。”

那男人没念，将报推给旁边的女人，默默吸烟。

那女人也没念，看了一会儿，将报推给了身旁的另一个男人。

没多会儿，四人都看过了。他们却未就“扫街的小张”交谈什么。有的低头继续吃饭，有的吸烟，有的喝茶，有的望着屋角愣神儿……

报上，千把字的一篇报道，写四川有一名曾在北京扫过街的农村青年，因为什么什么，怎样怎样地，被自己愤怒的亲戚们活活打死了……

吸烟的男人终于又说：“也许……不是他吧？”

但另外三人都明白，被亲戚们失手活活打死了的，正是“扫街的小张”无疑。

窗外，炎热而难得安静的正午时分，突有一条嗓子号叫般地唱了句：“思乡的人儿，愁绪满心头……”

原载《人民文学》2002第1期